

英 德

地 島

越南外文出版社・河内・1968

英 德

地 島

越南外文出版社・河内・1968

英 德

地 島

越南外文出版社

1968

推薦的話

過去十一年多來，越南南方人民在其勝利的戰鬥實踐中，創造了無數奇蹟。

整個進步人類，亞、非、拉丁美洲已經或者正在崛起的各國人民，都注視着我們南方。誠然，處於殖民地狀態的半個國家的人民，能對付並打敗一個作為世界殖民主義陣營翹首的西方強國，決不是尋常的事；尤其是，這半個國家的人民是以精神、意志和決心作主要武器的。

可以說，在我們南方，每一個地方、每一條河流、每一座山崗、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南方人民，都有其英雄事跡，甚至有不少這樣的英雄事跡：人們只要聽取其間一項，就能對整個南方一千四百萬人民的品質作出評價。

目前，美帝國主義者正大力增兵越南南方，力圖達到其所謂以十對一的比例。光從這樣的比例，就可看出這個自稱世界上最強大的傢伙的洋相了。然而，這個比例還太小呢！在地島，一千多名全副武裝的敵人，在跟我們的十九個人——其中有一個七歲、一個十三歲的孩子和三個婦女——較量了將近十天之後，只好敗退。

在小說《地島》里，作家英德同志成功地反映了有

理想、痛恨敌人、斗志昂扬的人们的真正力量；反映了他们如何不害怕那些兵力多、枪炮多，但缺少精神这一极其重要因素的敌人。

小说《地岛》的典型意义就在这里：故事发生在南方普遍爆发了武装起义的一九六一年，今天，《地岛》里的人物差不多都还活着，他们正以更大的规模去发展更多的地岛，而其结尾，肯定将同第一个地岛一样辉煌灿烂。

《地岛》是一部真实的、感人的好作品。这部小说虽然也受到某种局限，但仍不失为忠实地反映我们的战斗的一部小说。故事本身就是反对美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巨篇英雄赞中之一段雄壮乐曲。《地岛》在我们全国人民正在坚决打败美国强盗的时候出版，是有意义的，是有好处的。

我们向作家英德同志表示感谢！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越南南方文学艺术委员会主席

陈白腾

1965年12月于越南南方

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陈白腾

第一章

阿娟說：

“三姐，現在你該相信我的話了吧！我不是說過嘛，姐夫他哪能忘了你呢？他的信里說得多麼動人啊！他都給你捎來十八封信了，這還算少嗎？可你老是疑這疑那的……唉，姐夫以前的來信全丟了，你以前給他的信，他也是沒收到一封呀！真氣人！北方不也是屬於咱們的国家嗎？可是七年来，多少信都寄不到。真是氣人！……現在你腦子裡的疑團全解開了把！你老是說：‘恐怕他到外邊兒過得太舒服太快樂了，誰都沒放在心上了啦！’哪！你瞧，這不是冤枉了他嗎？”

阿娟用迫不及待的口气这样兴奋地对自己的亲姐姐說。听起来好象是袒护她姐夫，其实是在为她姐姐高兴。这姑娘分享着她姐姐七年来所盼望的、現在才得到的这种莫大的幸福，而她的話又加濃了这种幸福的气氛。在說話的時候，她的两只眼睛閃閃發光，时而舞動她那健壯的手，时而抿起咀唇。

她把信還給姐姐，却拿着姐夫的相片，三脚两步地走到屋梯口，把小翠拉進屋擁在自己懷裡：

“来，姨問問你，这是誰呀？”

“是我爸爸！”小翠伸出可愛的小手，一面接过相片目不轉睛地注視着，一面小聲地重复着“这是我爸爸！”

“你怎么知道？”

“媽說的……媽說这是我爸爸！”

小翠抬起那双龙眼核似的黑而圓的眼睛，忽然問：

“姨，这可真是我爸爸嗎？”

阿娟沒馬上回答，她一把抱起外甥女兒坐到木板床上，就勢让外甥女兒坐在自己的腿上，然后才輕輕地点着头說：

“对啦！这是你爸爸，以后要牢牢記住，知道嗎？嘿！这回你父女俩算是互相認識了。”她轉向姐姐又說：

“三姐啊，照姐夫信里說的，他已經收到你最后的那封信和你同小翠合拍的那張照片了……天啊！都七年了，姐夫他才見到小翠的樣子。”說着她亲暱地用食指点着小翠的額头：“七年了，你爸爸才認識你的臉啊！你爸爸离家那年，你还没有生出来呢……”

听到妹妹的話，詩姐不禁又清楚地回想起丈夫山哥在集結北上前回家来的那些日子。那几天，也是在这間鋪着木板的年久的高脚屋里，他象平常那样談着話，象平常那样发出爽朗的笑声。但只有她才了解这种平常所包含的一切。那几天他老重复着說“两年不算长！”而在最后的那天夜里，他才如實說出他所想的：“阿詩

啊，我这么说是免得让妈担心。真难为她老人家。对你，我可要说实话，我是不信两年这个期限的，说不定不到一年就又打起来。可能不是两年，而是三年、四年，所以在思想上，咱们要作好准备……”他还说：“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事先有了准备，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心里就会踏实些。”说到这里，他弯起胳膊挽过她的头，停了好一会儿，又象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不知道北方有没有象咱们南方这样的芒果、山竹、柚子……柚子是一定有的，但不知道北方的柚子花是几月间开的？也许不象咱们这儿将近过年才开花吧……”

听了这一段话，诗姐初以为丈夫是在转话题，而一转念她就明白了。她明白，在说出这一段似乎是毫无相干的话之前，丈夫心里所想的是什么事。两年前，地岛人民曾为欢迎参加隆朱河^①战役胜利归来的战士们举行招待会，她在招待会上给战士们端菜，她哪儿料得到阿山会看上了她呢？据阿山说，当时他嗅到了她那异常光滑的头发上散发出来的柚子花的清香。两人就在当天晚上的联欢会上相识了。后来，在两人碰到面而旁边又无人的时候，阿山常小声问她：“怎么近来你不用柚子花水洗头了？”她总是抿着嘴唇笑，羞得脸颊绯红。——他们两人的事就是这样。他们的爱情是在全国各个

^① 隆川、朱篤、河仙三省的合稱。

戰場捷報頻傳的時候發生的，是在臘月地島各柚子園柚花盛開的時節發生的。兩年之後，他們結了婚。那是地島最熱鬧的婚禮，那時我們軍隊正在冀邊府大敗法帝國主義。從那時算起已經有七年多了，可是他們倆在一起生活的日子算起來最多不過一個月。直到今天，她才從一封短短的信里得到一丁點兒消息，從一張小小的相片上又見到了他。

啊，都七年啦！听了妹妹的話，詩姐心里好象不相信真會有這麼長。她惘然地說：

“真快啊！……七年了！”

“嗯，姐姐，恐怕姐夫不會知道咱們在這兒的艱苦和辛酸吧。要是他知道那年敵人把你抓到偽郡公所強迫你寫離婚書、把你關進‘虎牢’、‘水牢’里……咳！要是他知道……”

詩姐和藹地微笑着：

“他那能知道……他也許听到人家說過一些，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細的！”

姐妹倆在談話的時候，小翠悄悄地從阿娟的懷里爬到床上的針綫筐籬旁邊，從筐籬里翻出一面圓形的小鏡子。她拿着鏡子又爬到靠牆的床頭，靜靜地呆坐在那兒。過了一會兒，她才慢慢地舉起鏡子照自己的面孔，另一隻手拿着相片。她看看爸爸的相片，又用鏡子照照自己。看了又照，照了又看，研究自己的樣子到底象不象爸爸。從眼睛到鼻子又從嘴巴到耳朵地觀察了一陣，她覺得爸爸的眼睛和眉毛不大象她的一——她的眼睛圓，

可爸爸的眼睛稍长，眼角尖。爸爸的眉毛也比她的浓密得多。当发现爸爸的鼻子和咀巴跟她的一模一样时，她高兴极了，喜滋滋地继续观察着，希望再找到别的相似的地方。她很希望自己跟爸爸的一切都相似，因为她是多么爱爸爸啊！从打她知道世上还有个爸爸的时候开始，这种爱就在她幼小的心坎里发生了。她一直相信爸爸的一切都是好的，相信爸爸最爱她。今天早上，当妈妈把相片拿给她看并且告诉她相片上的人是爸爸的时候，她就丝毫不怀疑，原因之一是妈妈从来不对她说谎；何况一看到相片她就将信将疑地感到好象曾经在哪儿见过爸爸——其实她只是通过妈妈的多次描述，在天真的想象中见过爸爸罢了。

有一件教诗姐一直感到懊恼的事是：和丈夫分手的那天，她把丈夫的一张相片细心地放在荷包里，不料一九五六年她被捕押到那里，这张相片被敌人搜出撕毁了！

——就在那一年她生下了小翠。

跟妹妹谈话当中，诗姐早看到自己的女儿所作的一切。然而她装着没看见。她向阿娟使了个眼色，阿娟转过头来，见小翠正在静悄悄地、全神贯注地作着“对照工作”，不禁捂住咀笑。过了一会，因再也忍不住就大声笑起来。小翠红了脸，不知如何是好，难为情地把相片和那面小镜子扣在胸前。

诗姐没有笑，她向女儿问道：

“怎么样，小翠！你象不象爸爸？”

小翠的眼睛望向别处，不答话。刹那间，她那对黑

黑的大眼睛挂着淚花。詩姐知道她迟早是会哭的，她從小就任性，所以她姥姥曾經这样說過：“这小丫頭跟她媽媽小时候一个样。”

詩姐向女兒提出問話之后，不知怎么的，自己忽然也感到眼皮热辣辣的。她站起身，走到床头，抱住女兒，母女俩几乎同时哭出声来。阿娟坐在那里微微地笑着。她知道今天的欢乐使姐姐回忆起过去漫长岁月里的艰苦、牺牲、盼望，姐姐和外甥女兒的眼淚不过是由今天的欢乐勾起的。所以她不为她母女俩的哭而担心，可是为了不讓哭声破坏欢乐，她很快站起来对姐姐說：

“真是……在姐夫毫无音信时，老是长吁短叹地和小翠嘀嘀咕咕，現在得到了姐夫的消息却又哭个不休。你們母女俩到底是怎么的！”說着她轉身：“好吧！你們俩尽管在这兒哭个痛快吧，我找媽向她老人家报喜去！”

“媽知道了！”詩姐哽咽着說，“媽到河边撈魚虾去了，她說今天晚上做一頓好飯吃。”

阿娟停下步，滿面喜色地說道：“嘿！才收到姐夫的一封信，她老人家就摆起酒席来啦。要是祖国統一，姐夫回来，她可要杀猪了……”

“摆什么酒席，她是听說八振哥和阿諺要来，所以才……”

“哦！今天上午县委扩大会议結束了，大概傍晚他們就回来。据諺哥的武装宣傳工作队的同志們說，八哥

要来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呢。”

詩姐已經恢复了平靜：

“听说这一次八哥当选了县委书记是不是？”

“是的，并且还兼任民运工作呢……八哥当书记是很称职的。你记得吗？在黑暗时期，哪里的基层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他就到那里去，任何艰苦、危险他都不放在眼里。”

“真的，那时候一见到他就感到心里踏实些。说也奇怪，咱们农民在革命中真出了不少有能耐的人，八哥是道地的农民。妈说，法国鬼子统治时期，他家在永亨，每到收割季节他就挑着铺盖卷儿到这里来给人家做短工……”

“听说那时候他就搞革命活动了。”

“嗯，他早就参加了工作。他对人再热情不过了。记得我被捕回来之后，他曾不断地写信安慰我。阿娟，那几封信我记得也给你看过了是不是？”

“是的，我看过了！”

詩姐瞟了妹妹一眼，笑着说：“你跟阿谚的事差点儿给吹了，要是八哥不告诉你的话，怕你到现在还哭鼻子呢！”

阿娟微微一笑，流露出十分得意的样子。她的笑完全是出自内心的愉快，同时充分地表明：如果说她曾遇到什么意外的不幸，那也是暂时的。她一向都这样，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她也总是笑容满面，看起来好象什么时候都不会忧愁。不过，在一九五八年她曾整整哭了一

个月，从那以后一切痛苦就消失得一干二净了。

这事关系到詩姐剛才提到的那个青年人阿諺。阿諺是个印刷工人，是迪石市的地下聯絡員。一九五五年他被敌人逮捕，曾被送到富利集中營。在富利集中營里，美吳集团制造了历史上空前的毒杀事件，阿諺参加了反对这一事件的斗争，他是侥幸活下来的人当中的一个，也是被敌人押去投海的人当中的一个。在前往碼头的途中，他从卡車上纵身跳下，跑进迪石市。市区里的羣众給他砍断了手铐，把他藏起来，随后又把他送到根据地。

一九五九年底阿諺来到地島的时候，年紀剛二十二岁，但是已經有了三年的党龄了。他是在監獄里入党的。他曾把入党时的情况讲給阿娟听，他說，在他的入党式上並沒有悬挂党旗，他只举起握紧拳头的手向心目中所想象的党旗宣誓。他来到地島后就負責青年工作，認識了阿娟。当时阿娟只有十七岁，地島村和其他許多村庄正遭到吳庭艳集团极其瘋狂的襲击。为了便于安排阿娟的活动，阿諺曾在阿娟家屋板下面的隱蔽洞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后来因为听說敌人知道他到了地島，同时也因为阿娟已可以独立工作，他便轉移到第二个隱蔽洞。第二个隱蔽洞是在坟地的一座假坟下面。轉移后，阿娟几乎每夜都摸到那里去給他送飯並一起研究工作。她經常給他帶去香蕉、芒果，要他換衣服，把脏衣服卷起帶回家洗。她不能去的时候就由六大媽去。老人家每次下隱蔽洞总是掉眼淚。有一次，六大媽对阿諺說：

“阿諺呀，难道咱們就永远这样忍辱下去嗎？他們

剖咱的肚子，砸咱的脑袋，不知有多少同志牺牲了。昨天，阿娟和詩姐到林子里去找被敌人杀害的七位同志的尸体，是在水塘里找到的……”

六大媽說罢用手捧着臉哭起来。

阿諺問：

“她俩把同志們的尸体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藏进了山洞。”

还有一次，老人家拉着阿諺的手犹豫了好半天才慢慢地說：

“阿諺呀，我把你当作我的兒子一样看待。我問你，你爱阿娟嗎？如果爱她，你就对我說，我把她嫁給你！”

阿諺感动得一下子把老人家抱住。当然，在六大媽这样問之前，他跟阿娟已經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了。但使他特别感动和高兴的是，六大媽跟他說这話的时候，正是革命組織遭到最严重的破坏和他自己不得不在这个最黑暗、最奇妙的隱蔽洞里隱身匿迹的时候。他想，六大媽为什么沒有考虑到他随时会有牺牲的危險？又为什么不耽心自己的女兒受苦——六大媽把最小的女兒交托給他，这除了是出于对他的疼爱之外，更主要的是出于她对革命的信賴和热爱啊！

阿娟长大成人，样子挺俊俏，远近已有許多人注意到她。有人托媒說亲——这里面有些是故意装出一副正经样子的伪軍官，有些是常到竹滩海濱玩乐的衣著华丽的花花公子。六大媽曾不止一次地跟乡邻們說：

和。“我女兒生來就不是嫁給那号人的！”那些花花公子的輕薄的甜言蜜語常使阿娟感到不快，可是夜里，当她快走近那片荒涼的坟地时，她的一切煩惱都被驅散，心里充滿了愛情和希望。阿娟还小的时候，連白天也不敢走过这块坟地，而現在她却毫无畏惧地走到这里。啊，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須提防的倒是伪公安員。

阿諺隱蔽在坟地里是敌人所意想不到的，他在坟地安全住了將近两个月才轉移到林子里的隱蔽地。不料到隱蔽地后的一天中午，禍事臨頭了。阿諺有事要到村边，路上不幸被埋伏的敌人抓住。当天下午，林子里的隱蔽地也被敌人包圍，幸好同志們都捉蛤蜊去了，只剩下一座空蕩蕩的草棚。在近处捉蛤蜊的同志听到別动队乱哄哄地嚷着：“他媽的，他怎么說是在这里？”“他說的倒是对。可能是他們听到了风声，轉移了。”別动队在林子里呆了約莫半个鐘头。脫了險的同志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大六一一苦受累，自心操不成了。”“完了，阿諺那家伙出賣了我們了。”

“可不是嗎？除了他還有誰呢！”“真叫人想不透……咱們相信他，沒打算离开这隱蔽地，想不到他竟这样叛變了！”阿娟在听到阿諺不幸被捕的消息之后，紧接着又听到他出賣了同志們的这个更可怕的消息。一天之內，她